



十八匹戰馬

王 林著 羣益出版社刊行





華益出版社

• 1951 •

羣益出版社

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室

• (167) [D 34] 5,100 元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目 錄

十八匹戰馬.....	一
火網下的一天.....	二六
最後一分鐘.....	三六
私生子.....	五九
家庭會議.....	六九
花果.....	九四

十八匹戰馬

送走了黃塚村長，回到住宿的開院裏，看見門板子上的被褥太凌亂，過去收拾。忽又感到：『還說不定睡上睡不上呢？預先弄這個幹甚麼呀！臨睡的時候再說吧！……』其實，這會兒已經接近黃昏了，夕陽只剩下一片殘光留在樹梢上。西北天空裏，浮着幾塊紅潤的晚霞，牆頭外邊，棗花在燥熱的空氣裏，放散着甜絲絲兒的香味。

我在寂靜的開院裏，走來走去，又到村邊樹林子裏溜來溜去。螞蚱翅膀似的夜色擴張開了，我仍在徬徨。一種強烈的矛盾的苦痛，在折磨我，使我不能鬆鬆快快地出口氣。更不能允許我坦然自在地躺下睡覺。

自我突圍出來，隱蔽在近敵區老「愛護村」大福營裏，成天提着一口氣，細聽北邊的槍砲聲和飛機聲，胡亂地加以猜測。今天太陽偏了西，北邊槍砲聲稀少了，

我在村邊桑樹林子底下遇見黃驢村長。我和他不算很熟，却也經過介紹，誰也瞭解誰。他到這村裏來是想找區裏幹部，商量應付敵人的辦法。這幾天敵人在他們那一帶，正進行着瘋狂的「清剿」，一夥過去，又來一夥，一天不知道來多少夥。他們搜索一切抗日人員和各種資財。支應局的老頭們，對第一蠻橫的「掃蕩隊」回答了個沒有，敵人就用刺刀挑了兩個。他父親一看，沒法應付，想逃開，被漢奸抓回來立地砍頭了。支應夫們吓得不久就逃光了。敵人一氣，放火燒了半個村子。

村長不過二十四五歲，中等身材，原先也像一般冀中的青年幹部似的，又愛說又愛笑。但是現在不同了，他把臉拉的挺長。我們跼蹐在西牆跟藤蔭底下，我給他介紹老敵佔區應付敵人的辦法。他用心地聽着，手裏拿着一根柴棍，在地上亂畫，腦袋像望日蓮般的垂着不動。後來，我聽到他說，他村裏還「堅壁」着騎兵團的十八匹戰馬呢。敵人來過不知道多少回，把明晃晃的指揮刀，放在六十多歲的老支應局長的脖子上問：有沒有騎兵團的馬？老頭總是說沒有。有一次剛回答了一個沒有，「堅壁」在破廟裏的那戰馬，忽然吼吼叫了一聲。鬼子大怒，又掄起指揮刀來

問：『甚麼的沒有，叫喚的甚麼？』老頭關着眼，硬着頭皮回答說：『是太君的馬！』恰巧另一隊敵僞討伐隊進街了。敵人真以爲是自己的馬叫了，也沒有顧得挨家翻就走了。

這一帶清剿隊起初，並沒有馬隊，自搜出了我們騎兵團的馬匹以後，才添了騎兵。這樣一來，對於我們這些完全仗着兩條腿打游擊的人們，給了更大的威脅。

倖免究竟不是長久之計，當我們想到：戰士在戰場上沒辦法時，寧可把武器毀壞，也不能叫敵人得去。於是我主張，先下手殺了那十八匹戰馬，也不能叫敵人弄去。

『殺了，騎兵團來要的時候還有嗎？』村長不同意我的主張，他臉上浮出了極其難堪的表情。『再說，騎兵團的同志們，在麥子地裏熬一天，晚上回到村裏還先看看，喂喂他們的馬，咱給他們殺了，他們幹嗎？』村長心裏另有想法：『還能「掃蕩」幾天？萬一能保存住了呢？』

我先問他有什麼可能保存住的辦法。他提出了些，可是我認爲都不行。於是我

分析目前的敵情，打破他的種種幻覺和僥倖心理。最後他總算答應回到村裏找人宰了那些馬。

他走了，我在院裏躍躍了幾遭，越想越覺着他的答應極其勉強，回去未必肯殺。不趁今天晚上殺了，明天說不清有什麼變化？激得挺嚴實，敵人來得次數多了，總會發覺出。況且他們又是畜類，喂不飽了鬧哄，慌羣，叫喚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一生氣，立刻拔驢往那個村子走去。我要親自督促着他把那十八匹戰馬，殺死才能放心。

出了大福營，是一片果樹林子。梨樹杏樹都結了青果，只有稀疏的棗樹放散着花香。夜晚了，空氣漸漸變得蔭涼，棗花的香氣，也帶着涼森森的甜味。

我抱着殺馬的決心，滿腔却沸騰着愛馬的熱血。民間故事和演義小說，告訴了我們很多名將名馬的英雄奇蹟。馬蹄奔騰，或望風嘶鳴的聲音，甚至於披髮散髮跑起來的塵土，都會給我一種神奇的感覺和激動。

幼時有一個老騎兵告訴我說過，馬有龍性，在戰場上打出腸子來也不倒架，主

人受了重傷，叨起來就走。抗戰後，騎兵團楊經國同志，也常跟我談人與馬在革命戰爭中的英勇故事，是一個極有趣的主题。騎兵團裏傳說着這樣一個故事：一九四一年八月，反「掃蕩」後，有一匹自己歸隊的馬，成天鬧性子，也不吃草。老戰士就預感出有問題來了，因為牠的主人沒有同牠回來。起初還以為跟着牠可以找到那位戰士的屍首，後來跟着牠找去，在一個高粱地裏果然找到了他，受傷很重，却没有死。

戰士愛馬，也是異乎尋常的。有一回，騎兵團抓住了一位嫌疑犯，因為他偷偷跟隨隊伍走了好幾天。我們以為他是敵人放出來的跟蹤間諜。抓起來一問，才知道他是回民支隊的騎兵戰士。回支的騎兵隊歸併騎兵團後，因為他是回民，留在回支了。可是他捨不得他的馬，於是他開小差出來找他那匹馬。爲了他那心愛的馬，不但跑了很多冤枉路，而且挨過很多次餓。……

出了果樹林子，過一個村莊，就是又平又闊的麥子地了。有一條道溝，直通黃塚。就在這個麥子地裏，前幾天，大「掃蕩」的第二天上午，騎兵團被衝散的三個

騎兵，和敵人兩架飛機，周旋了老半天。敵人飛機像瘋狗似地搜尋他們，追趕他們，發現了他們三個便死叮住不肯放嘴了。交插着圍着他們轉，發瘋地哼哼着，一仰脖下幾個炸彈，一側翅膀，一陣子掃射。可是，我們那三位騎兵同志，有時候飛奔幾步，有時候臥倒，有時候舉槍回擊幾下。炸彈是在他們身旁爆炸了，機槍掃射得他們周圍的塵土冒烟泡，然而他們一根汗毛也沒有傷，衝入了果樹林子。

這場成爲我們在苦難中的興奮劑的小小戰鬪，又已經過去好幾天了。這幾天中間，在這一帶，又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戰鬪，人民和戰士流了多少血！我匆匆地走着，分辨不清是不是錯覺，我彷彿聞見了屍體的血腥和流散在空中的炸藥氣味。

黃塚村南口的道溝，已經填平了一節，土還鬆軟，腳登上去陷個坑。紅膏藥旗子在村外高台小廟上插着搖擺。牆上的抗日標語，却塗改成某某愛護村字樣了。村街道口上，擺着幾張婚喪嫁娶公用的陳舊的長方桌，上邊放着茶壺茶盤。

街裏什麼動靜也沒有，只是大火後的煙灰和燒衣服套子的惡臭，嗆得鼻子發酸。我偷偷躲在背影地裏，觀察遠近的動靜。聽了一會兒，聽到了在北邊不很遠的

地方，有老百姓忽斷忽續，不緊不慢的語聲。我這才敢繼續前進。

街當中較好的房子，差不多都燒了，有的還在冒藍火頭。我摸到了那個語聲出處——這是村東頭的小學校，現在却貼着「黃塚村維持會聯合辦事處」的大招牌。我進去以前，還有人在爭論什麼似地說話。我一邁大門，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會覺察出我不是本村人來了，都不約而同地停止了話音，觀望我的動靜。我問村長在不在，一個老頭聲音的立刻回答道：『好幾天沒有影子了，死活還不一定呢。』我說傍黑子還見着他了。於是他們又問我認識他本人不，我說認識。黑影子裏忽然鑽出一個人來招認道：

『哼！怎麼你來了呢？』「你」字說得特別重。

村長以爲我來一定有面授機宜的事，習慣般地要引我到一邊去談。我却性急地問：

『馬殺了沒有？』

『村裏事還一攤泥呢！敵人逼勒的太急，不容喘一喘氣……』

「咱還是先把馬殺了，免得叫敵人弄了去，專門地追趕咱們。」

「行行！」他勉強點點頭，「可是騎兵團的同志，不願意。」

「騎兵團同志們呢？找來我跟他們商量。」

村長問身旁的人，一個老頭說，他們回來吃了飯又都到野地去了。我要他同我到野地裏去找，可是他們又說，不知道他們在那塊麥子地裏打游擊。

我想，下決心道：

「先宰了再說，以後出了問題，我負責任。反正不能叫敵人弄了去就好。」

村長低下頭，過了好一會子，才慢慢說道：

「何必一定要殺了呢？在地裏挖個大洞，堅壁起來不好嗎？」

「好是好，可是什麼時候才能挖得出來？假若今天晚上動員不出人來挖成，明天就沒有把握保存住！」

「今天挖成？」村長苦笑了笑：「就是十天挖成了也算能。沒有叫敵人抓了去的，都跑到老敵佔區裏去了，那裏動員人去呢！」

「這不截了嗎？」我看着他，他又不言語了。過一會兒，我又說：「就是挖成了，你們也不是說過嗎，敵人在野地裏找得更周到……」

「放到地裏，讓牠亂跑去？」他又提議。

「眼 underground 裏，淨是麥子，又沒有高粱棵，老遠一望就望見了，那不叫人家更容易逮了去？」

「就是逮了去，也得費點勁啊！」

「費點勁還是叫人家逮了去啊！」

村長爭辯不過我了，理短地低下了頭。旁邊一個瘦老頭，不服氣地插了嘴：

「同志！把馬宰了給村裏去個禍，又開嘴肉吃，俺們還不願意嗎？可是，同志！這馬是騎兵團的，還有用呢！」他像教訓我。

「我知道是騎兵團的，還有用，我更知道這些馬，都在抗日戰場上賣過命，可是……」

我氣勢凌人的（後來想起來怪慚愧），又把那一套大道理，講了一遍，最後瘦

老頭捻捻嘴角上那幾根老鼠鬍子，惱喪地低下頭，沉默了老半天，才慢慢說道：

『宰就宰唄，上級的眼光，總比咱們莊稼人看的亮。』語氣裏有些不同意。

村長叫他找屠戶來。過了老半天他才回來。回來了，懶洋洋地說：『沒有找到。』我着了急，說找刀子來自己下手！

細長明亮的宰猪刀子找來了。村長立刻領着我到『墜壁』那十八匹戰馬的村東北角的破廟裏去。

一進廟門，那些戰馬，好像孤兒望見親人，熱情地吼吼起來。我立刻打了個寒戰，痛苦地矛盾地流出了眼淚。我那拿刀子的手抖索起來了。

我沒有力量動一動刀子。村長，在黑暗裏沉默着，似乎在看我的勇氣，見我始終呆呆地站着不動，問道：

『殺不殺呢？』

我仍然撐着勁回答了個『殺！』可是他也發呆地不動。我又問他：

『還不殺呢？』

「殺就殺唄。」

可是我們誰也不動一動，也不去想怎樣宰殺的辦法。

我們怎忍的下手殺它們呢？它們是我們戰場上的戰友，它們跟我們同樣處在被敵人掃蕩的悲慘境遇裏！

幸而方才尋找的那個屠戶來到了。他習慣這種行爲。他帶來了繩索，一來就問我宰那一個，我提了一口氣才狠狠地回答說：「個個都宰。」回答以後，卻急忙往廟門外躲開，好似自己犯了什麼罪過般的。

我剛一邁過門弦，迎面來了幾個村裏人。他們進了門，一見屠戶拉出馬來，細綁起來正要擡倒哇，立刻加快幾步走過去。屠戶細綁起來的一匹小青馬，村民上前托住腮膀，扳開嘴唇看了看牙口，惋惜地說道：

「這一匹才兩牙，不該殺！」

「人家他，上級叫個個都宰了！」黑胖子屠戶，對畜類彷彿沒有絲毫的惻隱之心。『先宰別的不一樣嗎？』旁邊一個亂蓬鬍子的老頭，封建家長似的一瞪眼吹了他幾句。屠戶彷彿怕他，立刻依從了他，放開了這個，又去拉另外一匹。

第二匹是藏紅色的，一個獨眼老頭說是「客」馬，瘦老頭立刻說肚子挺大，許有了馬駒了。另一個鏗鍋子很自負地上去用手摸了摸那馬的肚子。肯定地說：「有了，三個月。」瘦老頭咂咂嘴，用着惋惜的口氣向我說：「一糟場娘兒倆，可不應該！」我還沒有回答，他們又拉出了第三匹。第三匹白的像銀子，腿腳長的也好，老鄉們你一句他一語的，最後仍然認為應該留着。第四匹挺老實，一見人來拉就貼過去。老頭們又動了憫憐的心情，覺得即使要殺也不能挨頭一刀。第五匹牙都磨平了，敵人不肯再要，可以留着莊稼主用。第六匹混身茸黑，像羊羔皮，可是四個蹄腕色白，別號「雪裏站」，肚皮下邊和大腿上受了炸彈皮的傷，更不應該殺了。——因為打仗受傷，有功之臣了，應該尊重。第七匹……第八匹……

廟門一響，忽然，進來一個大踏步走來的青年楞小伙子。他一邁門弦就大罵屠戶侯二是漢奸。他那口吻吓了我一怔，我馬上問他怎麼回事？他指着屠戶憤憤地說：他趁着敵人正瘋狂，想發筆橫財。我說：殺馬是我叫他來殺的，他立刻又斷定我是受了他的騙了。他說：年上騎兵團死了匹青馬，他剝了，甚麼都味起了，有人

疑惑那馬還許是他下的毒藥呢。

『放屁！』屠戶也急了，『那青馬是長骨眼死的！』

『可是你剝了那馬，連皮帶肉你沒有都撈起來嗎？』

『騎兵團鬧情況開走了，沒有顧得……』

『又開回來了呢？……』

我打斷他們的爭吵，說：這些都不關我們今天幸馬的事。他可又賣排起他從小就常住姥姥家，姥姥家是饒陽城東，二十八年漣沱河發大水，沖壞了村子，他姥姥家的人，成年在外邊要飯吃，年上騎兵團去了，給他們開荒地種麥子，他也跟着去了，給他姥姥家幫忙；他還和一個騎兵團戰士宋有子拜了把子。和騎兵團的馬團長說過話。

『騎兵團是我們的子弟兵，』他越說越得意，嘴裏不斷噴出了唾沫星子。『騎兵團的馬，我更待見，可殺不得！他們都把馬托付給我了，你們可別受了漢奸特務的欺騙，……』他越說越自負。